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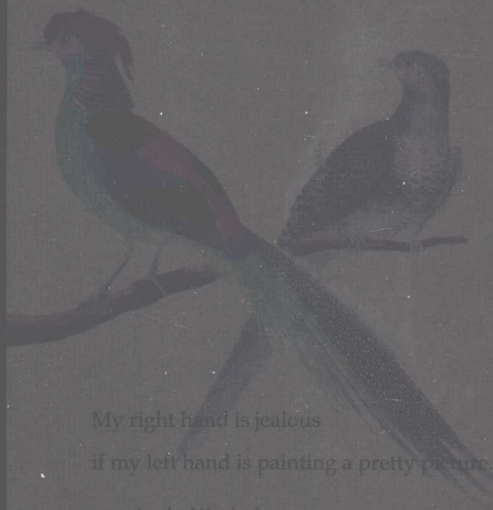
鲤

NEWWRITING

嫉妒

如果我的左手画出美丽的图案，
我的右手便满心嫉妒。

张悦然 / 主编



My right hand is jealous
if my left hand is painting a pretty picture.

- Andy Warhol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0

楔子

/ editor's note

卷首语.....张悦然.....003

1

沙龙

/ salon

妒水浇灌罌粟花.....004

灰色花园里的迟暮美人.....于是.....006

腐烂是一场成人礼.....黎戈.....011

暴力不过是一幕前戏.....于是.....015

2

角色

/ roles

庭怨深深，深几许.....020

情感的坏孩子.....张优优.....022

江户时代的烈女图.....鹿节日.....026

锦床缎被下的豌豆荚.....黄小幻.....030

3

星相

/ horoscope

用饱满的汁水画一朵破碎之花.....女祭司.....035

4

小电影

/ photos

发高烧的影子.....摄影.村山加奈惠 / 文字.故事.....040

5

对话

/ dialogue

黑情绪存档录.....048

帕慕克：嫉妒这种黑情绪.....胡赳赳.....049

王小慧：一地愤怒的茶叶末.....丽劫.....052

彭浩翔：割不掉的阑尾.....胡赳赳.....055

冯唐：玫瑰与菜花儿.....张优优.....058

刘野：年华辛辣，我和我的洛丽塔.....块儿.....061

棉棉：低眉的菩萨，我可以放下爱吗？.....丽劫.....065

6

镜子

/ mirror

呼吸生疼.....Lina Scheynius.....068

7

态度

/ attitude

潘多拉宝盒，你被塞满了吗？.....078

多余的热气从梦境上方流过.....徐斯韡.....080

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张悦然.....084

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茉莉.....091

大都会的语言，我从未抵达.....小饭.....096

没有丝，织不出一个女孩.....何逗逗.....100

给我一节猜火车.....豆豉.....104

心魔的病历.....鲤编辑部.....108

8

小说

/ novel

密斯特保罗.....周嘉宁.....112

鸡.....谢晓虹.....121

拳敌.....胡淑雯.....124

厚煎鸡蛋卷.....夏俏.....139

怪阿姨.....张悦然.....149

情愫.....灰明.....162

龙舟.....葛亮.....165

露特.....文·尤迪特·海尔曼 / 译·张意.....178

卷首语

这一辑我应该尽少撰文。因为据说天蝎座的嫉妒心是最强烈的，我来诠释嫉妒，也许有失公允。但我却不想错过这个时间，来仔细度量一下内心深处的嫉妒。

曾有一段旅途，和几个朋友同行，朝夕相处，形成一个闭合的小世界。对其中一个人淡淡的欢喜之情，骤然放大，像横亘在门口的大石头，无处躲闪，唯有面对，解决。而另一个女孩，也许和我一样，只想在乏味的旅行中寻找一点令人兴奋的事。不管怎么说，她看起来像是在和我争夺，情敌的身份立刻盖过了朋友。这些情感只有几天的寿命，等到旅行结束，各自回家，爱和妒都会化为乌有。我看得如此透彻，却无法劝说自己松手，嫉妒被关在一只密封的小火炉中，越烧越旺。视野里只剩下这一件事。它变得那么重要，让我忘了其他的事，另外的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局限。围困在狭促的空间里，看不到之外的人和物，执著于眼前。孩子，尤其是孤儿和智障儿童，他们庞大而专注的嫉妒心，正是因为生活空间的限制。在许多小说里，嫉妒心旺盛的人大都活在窄小的世界里。如果《钢琴教师》中的艾丽卡可以走出和母亲相亲相憎的二人之家，也许她就不会把碎玻璃放在女孩的外衣口袋里，在汽车外偷看年轻的情侣做爱。如果希尔薇娅·普拉斯可以打碎用诗歌和幻境制造的钟形瓶，即便休斯带给她的伤害依然深重，她也能够另寻生趣，不至于在三十二岁的时候结束生命。

嫉妒，即便存在攻击性，也是源于自卫。拥有的东西受到威胁，嫉妒像一种条件反射，一种用以御敌的分泌物。是本能，接近于原始，非常纯粹，比爱更加真实有力。嫉妒可以度量情感之浓烈，但爱不能，它常开常败，枯荣里充满了自说自话。我喜欢读日耳曼语系的小说，它们充满了嫉妒，其间蕴藏的巨大能量，或可作为生命强壮的应证。但在德国的年轻作家，比如出现在本书中的尤迪特·海尔曼的作品中，嫉妒只是浮现在脸上的淡淡笑意，在空乏的生活中很快消解。他们不再以一种抓住、粘着的方式生活。她的小说我虽喜欢，但其中气若游丝的情感，终究有缺憾。

很奇怪。在制作这本主题阴暗的书时，我忽然觉得自己一点点变得很干净。





妒水浇灌罌粟花

文 鲤编辑部

这个时代，早就不再是美狄亚的时代，不再有人徒手去织一件浸满了毒汁的衣袍，在害死情敌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烧得体无完肤。也不再有人赤裸裸地描写嫉妒，因为嫉妒是一种多么恶狠狠的感情，仿佛在写成文字或者拍成胶片的时候，那个创造者就已经被狠狠灼伤。于是我们抗拒这黑暗的感情，我们给自己制造层层路障去躲避，但是它从未消失，只是被隐藏，在那些冷静的、浪漫的、灼热的文字里，在那些晃动的、安静的、澎湃的画面里，被隐藏。

《德州巴黎》的台词里说，嫉妒是爱的标记。

没有嫉妒的爱始终不够浓烈，也不够真实。而我们明明都脚踏实地地生活着，我们不断付出爱，给家人，朋友和情人；我们也不断地藏匿起嫉妒，对家人，朋友和情人。这块标记过于坚硬，也过于炽烈，其实我们在唯恐触碰到它的同时，已经被它烫伤。

本辑《鲤》沙龙，在爱和情感的范畴下讨论嫉妒。

我们描写嫉妒，我们拍摄嫉妒，我们阅读嫉妒，我们感受嫉妒，或许是因为，我们在爱着，而且我们依然有能力继续爱下去。

/// 母女：没有别的人更像那个她，是终生甩不掉的另一个自己。

灰色花园里的迟暮美人 文_于_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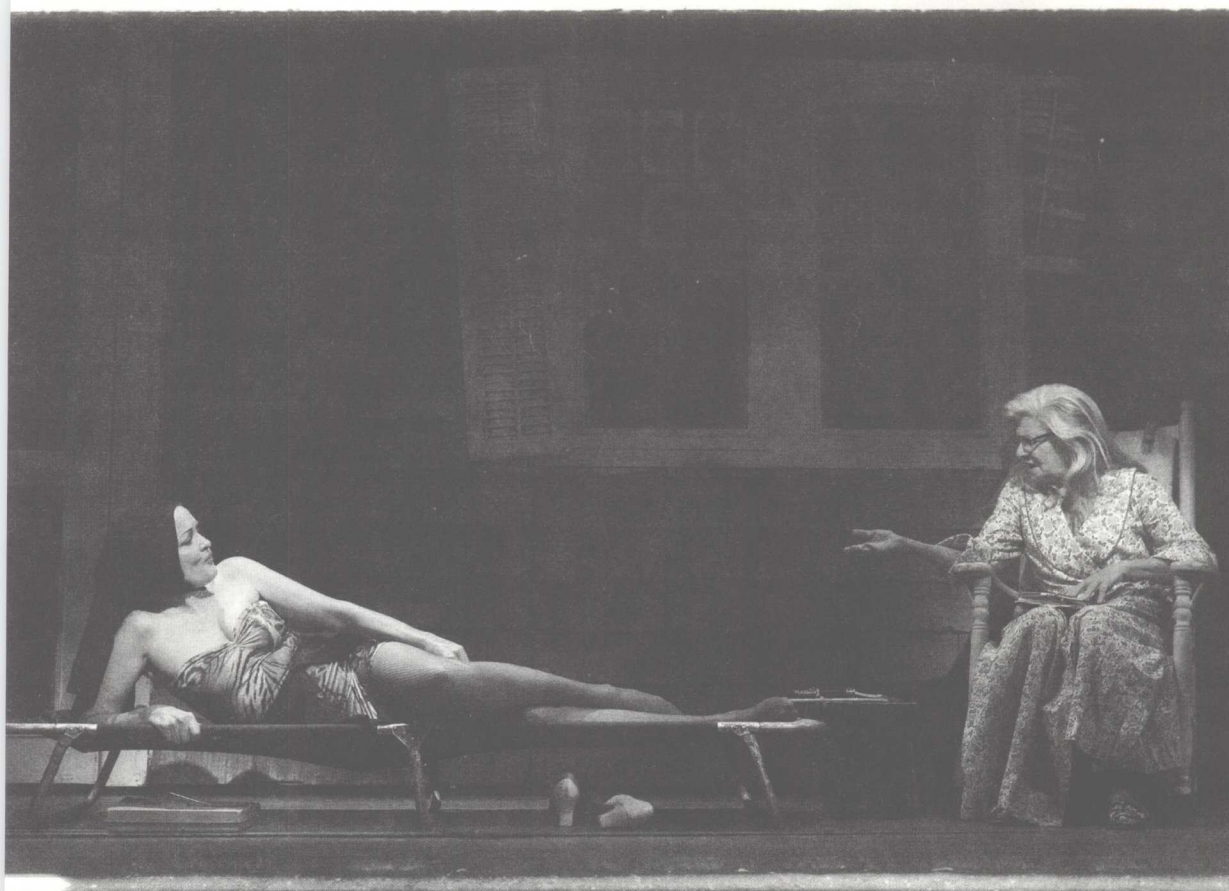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生活着一对母女。她们到老了才出名，是因为屡遭邻居驱逐，原因是不可思议的脏乱差。导演梅索斯兄弟以七个月的时间贴身记录了杰奎琳·肯尼迪这对母女纠葛的关系，拍摄两人喂猫、喂浣熊、吃饭、回忆往事和彼此埋怨，而纪录片的名字就叫《灰色花园》。

灰色花园是一栋靠近海边的独立建筑。邻居家都有修整得洁净体面的花园和矮树丛，但她们的花园却是一个恐怖的小森林。植物肆意奔放，绿色植物在两层楼的视野里令人窒息。建筑物也是年久失修。老妇人养了很多只猫和一只浣熊。浣熊甚至搞坏了一面墙。房间也许有很多，但她们不再需要。她们经年累月地躺在单人床上，触手可及的范围内有简易餐桌、收音机，没有电视机。隔壁有其他子女的老屋，保留着半个世纪前的模样，墙上的万圣节南瓜面具，抽屉里的小玩意儿，什么都没有被丢弃。

她们在二楼的平台上晒太阳，几乎裸体。

母亲 79 岁，是十九世纪的见证人。当镜头里出现她年少时的肖像和照片时，证明了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巨变——根本不能由人自己控制。当母亲指令女儿播放苟延残喘的唱片，并紧张歌喉，重唱当年的曲调时，一切都已是过去。留下这个搅动幽默和讽刺的孤独老者，以及她床边的垃圾。

女儿 56 岁，也就是说，是经历了“一战”、“二战”的年轻女人。她也许可以成为现代交际花，但事实上没有。她跳舞，做时装表演，是三十年代的时髦人物。她错



——《灰色花园》剧照

母女的关系真是诡异。受虐和施虐。需要和被需要。嫉恨和记恨。

失了嫁给伯爵和富翁的机会，回到这所灰色花园，陪伴、照料老朽的母亲，并不时地和她争吵、大叫。

丧失青春是场漫长的告别，直至死亡阴影笼罩四野，一对母女或许才能平等地看待对方。一定要看到对方的丧失，看到对方的悲凉，看到对方不再比自己有任何优势，她们才能假装忘却曾有的裂隙。

看《灰色花园》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不在。即便她在，我也决然不能给她看这部电影。一方面，她不能接受那样落败肮脏的生活环境，那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她不会允许一个健全的女儿放任母亲那样老去，那实在是大逆不道。

对一个安分守己的母亲来说，有一个信仰“残酷比爱更值得探索”的女儿大概是终极噩梦。但如果是一个自认失败的母亲，有一个风光无限的女儿大概也是终极噩梦。

这位母亲被丈夫抛弃，独自生活，念念不忘自己在歌唱事业中的辉煌往事。她骄傲，骄傲到甚至无法承认自己孤独。她指责女儿花在冰淇淋上的钱高达 171 美元。

而女儿对她的控诉则更厉害：你剥夺了我嫁人的唯一机会，只因为对方才 32 岁。

女儿不知为何没了头发，便在镜头前终日戴着头巾，有时候只是用毛衣裹住脑袋，用一只金色的双蝶扣子夹紧。始终只有这一只扣针。有时在下巴下，有时在前额，有时在耳畔。她如此神经质，几乎是被三十年代的歌舞剧所熏染。她思念纽约。越远的地方，越安全。城市的喧闹最能成为安眠的背景。女儿想嫁一个天秤座的老公。她仍然在担心体重，但眼神已经变得恍惚。偶尔的恶狠狠也是为了犹疑。

她们这样生活了 25 年。没有打扫过房间，没有离开灰色花园，没有引进新的人物，也没有拥有昔日家人。

谁也没说我爱你。

但你想，一个曾经优雅如画的女子，走了将近一个世纪，却走到一个封闭至极的屋子里，她为什么竟然不悲伤？很多母女也这样彼此倚靠，彼此瞪着，然后开玩笑，在爱情的问题上对彼此撒谎。收留对方，或许是因为爱，或许只是以血缘为由，强占一份陪伴。但我宁可相信，那是她们内心的需要，以恨为由，强占一个敌手。

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天，与母亲的裂变刚刚成形。然后，成长中的幼女拥有对过错的豁免权。再然后，经血意味着第二场裂变大规模开始，母女如同一对情敌，共同面对和青春有关的情感。在爱情面前，人人平等，母亲的落寞也不会有豁免权。但母亲常常干涉女儿的爱情，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权力。而女儿也能将人生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母亲，似乎心甘情愿遭受母亲的独裁。

母女的关系真是诡异。受虐和施虐。需要和被需要。嫉恨和记恨。

其实，没有别的人更像那个她，是终生甩不掉的另一个自己。无论嫉妒、指责，抑或嘲讽，总归是母女过于相像、过于相关的证明。所有的母亲都执拗，并盲目。只因一具身体成长酷似自我经历过的往事，便免不了以自我为坐标原点，评判女儿的正负得分。时而觉得女儿陌生，遥远，只因分娩前，两者合一的印象太深入血肉。母女必然从分裂开始接受彼此，越来越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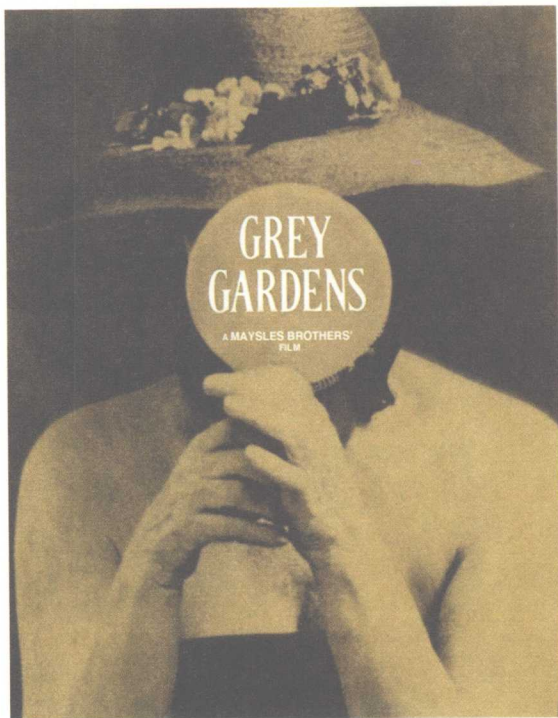
我喜欢《灰色花园》里的母亲更多一点。她唯一可憎的不是肮脏，不是颓败浮肿的身体，只是自私。而女儿原本可以博得他人的同情，但没有得到。因为她骄傲地控诉、肆意地抱怨。她神经兮兮的眼神，酷似精神病人似的忽而狂喜、忽而忧虑、忽而疑神疑鬼，这些都让她不可爱。

母亲不想让她随心所欲地幸福，恐怕只是为了扯平两人间的悬殊。让女儿和自己一样只有回忆，那只能是嫉妒的结果。只有平等了，才能彼此收留，哪怕这带来彻头彻尾的孤独。这让我想起《钢琴教师》里那独占欲强烈的母亲，扭曲女儿的一切，恐怕是身为母亲能做到的最暴力的暴力。

也会想起自己和母亲的关系。这简直是回避不了的。

我从未明目张胆地嫉妒过我母亲，可小时候我甚至不嫉妒美女或明星，我谁也不嫉妒。同样，谁也不喜欢。我对她讲过很恶毒的话，或许已经不在她心里残余了，因为她的物理形态已成一把灰烬。但永远像一根根细小的木刺扎在我心里，是拔不出来的那种小刺，一直疼一直疼，疼成一片一片，折磨的根源却因微妙而失焦。

我想要完美的世界、完美的妈妈，却不知道什么是完美。所以就把这种对完美的苛求尽数发泄到她身上。那是对完美本身的嫉恨，盲目，却执拗。可是，孩子没有别的人可以折磨，只有母亲。反之，亦然。



梅索斯兄弟通过报章了解到这对神奇的母女，耗费了七个月在这所花园里，说服了这对母女。再让女儿在镜头前卖弄仅存的风情，也刺探母亲在唱盘边仅存的骄傲。这部电影甚至开创了纪实电影的先河。但你分不清谁的谎言更多，谁更依赖谁，谁更任性。在这些问题上，母女也是平等的。

灰色花园与世隔绝，任由两个女人的生命和植物一样疯长，再腐朽。

在这安静的地方，猫有充足的食物，睡在烂糟糟的席梦思上照样香甜。浣熊有大把大把的面包吃。母女过着表面上无法忍受、却格外坚定的生活。日子到了这样的地步，改变是无从下手的。连垃圾都拥有了自己的生态环境，裂变繁殖。

/// 姐弟：他嫉妒她的成长，他把自己也弄脏，
终于进入成年那个恶臭的地带。

腐烂是一场成人礼

文_黎_戈

1

女人天生心眼小得堪比针尖，半径小于安全距离，定会枝节丛生，暗生龃龉和嫉妒，比如长于一室的姐妹。电影《赎罪》里，十一岁的小女孩布里奥尼一脸雀斑、相貌平平，远远没有姐姐塞西莉娅的魅力。但越是外表平淡的人，饱受冷落之后，越是反弹出异样的占有欲。

在水潭旁，她考验用人的儿子罗宾会不会救自己，罗宾毫不迟疑地跳下水潭救了她。尽管罗宾勃然大怒，但是布里奥尼盛开着喜悦和幸福……她对姐姐的妒意，终于在这里找到补偿和平衡。这才是故事的原点、核心中的核心，没有对姐姐的嫉妒，何来随后的妄想和悲剧。

无法正视姐姐和罗宾的旖旎缠绵，她把自己的幻象逼真化，硬是把鱼水之欢扭曲成霸王硬上弓。在诬陷罗宾入狱，姐姐远走他乡之后，为了赎罪，布里奥尼在小说里，给了他们两个人的沙滩，缠绵的寓所，鲜丽的绿裙和逼人的青春，还有海枯石烂的爱情。

为了赎罪，她动用了小说家最大的权力，但也只是虚构而已。

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起并肩长大的兄弟，好像一棵同根的树，常常要彼此抢夺阳光和水分。《追风筝的人》里，阿米尔是富贾之子，普什图人，什叶派教徒，在家中是备受宠爱的独子，在社会上是权力阶级的后代，浮在芸芸众生之上的那层精华油。可是他的幸福有一个致命的缺口，就是：爸爸的冷漠。哈桑是仆人的儿子，兔唇，细眼，文盲，哈扎拉人，逊尼派教徒，无论社会等级和血统，都远远低于阿米尔，可是却得到阿米尔父亲的宠爱。

作为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阿米尔渴望独占父爱。他文静，胆怯，羞涩，会晕车，讨厌竞技运动，看见血腥的比武场面就吐，沉溺于文字和书本，知性多于血气，完全不是孔武有力的爸爸想要的那类儿子。缺爱的人，爱能储备匮乏，常常会有穷人的那种贪欲。阿米尔对父爱的饥渴，在文中澎湃起伏，他对哈桑的嫉妒，隐隐地，绵里针一样，时不时刺痛一下。爸爸找来名医，给哈桑治兔唇，拆线的时候，伤口丑陋极了，阿米尔希望哈桑哭起来，可是哈桑却笑了。爸爸每次都悉心给哈桑准备礼物，当哈桑的小瓦片在水上比阿米尔的多跳了几下，爸爸忍不住兴奋地拍他的肩膀。出游或是看电影的时候，爸爸总想带上哈桑，哈桑离去之际，爸爸甚至哭了。

蓝风筝，唯有得到那只风筝，在大赛上夺魁，阿米尔才可以手握开启爸爸心门的金钥匙，浸润在血缘的亲昵和牵绊依赖之中，和爸爸并肩而坐，像男人与男人那样倾心交谈。哈桑就像书的副标题里说的那样，是个悲剧英雄。为了帮阿米尔拿回那个赢得荣誉的风筝，他被恶少鸡奸，失去了自己的童贞。

而我也非常理解阿米尔为什么要诬赖哈桑，把他撵走，因为怯懦，他眼睁睁看着哈桑被凌辱，这段记忆太丑陋了，从早到晚都浸染在那种恶臭的事实里，几乎使人窒息。只要能远离，怎么都行，这种逃离的求生欲，大于道德，大于负疚感，甚至大于爱……和熠熠发光，让人无法正视的哈桑比起来，阿米尔才是个人。阿富汗人的原罪论，始于宗教，简直类于中国的报应之说。阿米尔不育，他相信，这是神剥夺了他为人父的权利，因为他的罪孽。可以想象他内心的负重。

3

同样生于独占欲的爱——比如麦卡勒斯，她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证实自己的天才以外，别无其他生存目的。极度利己，妒心很重。她特别嫉恨自己的妹妹，五岁时，在没有取暖的房间里，她拿走了妹妹的童毯，希望她被冻死。

麦卡勒斯是个爱能吝啬的孩子气的作家，她如此行事，只是怕妹妹分走自己一份母爱。她是一个消耗型的孩子，以勒索和独占他人感情为生，就像温暖的火光需要耗掉空气里的水分和氧气一样，她必须要被别人的关注、照顾和崇拜营养着才能存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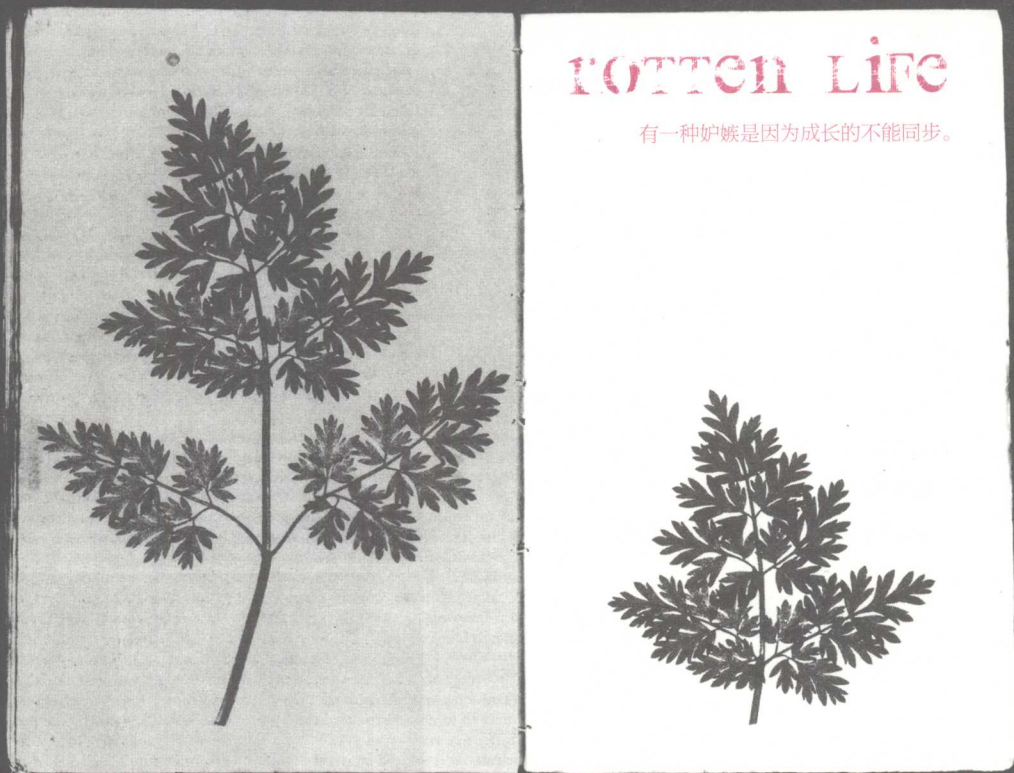
4

有一种嫉妒是因为成长的不能同步——非常喜欢故事，多丽丝·莱辛笔下的一个小说，叫《福特斯球太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在一条破败的石子街上，有个三层的小楼，第一层是酒铺，第二层住着店老板夫妇和他们的一子一女，是姐弟俩，第三层住着福特斯球太太，一个暮年的潦倒暗娼，“以色列人者”，到了夏天酒精的气味就氤氲地蒸上来，熏得大家意识模糊。姐姐长大了，先行步入了成年世界，弟弟生性敏感内向，只好在假想中浑噩度日，希望以此克制对姐姐的爱，混合着肉欲的那种爱。

他跟踪她，看着她以一个他所不熟悉的成年女性的姿态去接近男人，过社交生活，他嫉妒得发狂。无意中他遇见了因为淡季生意不好而没有接到客的福特斯球太太，他尾随她，并向她发出了性暗示，她稍稍抵挡了一下就顺势引了他进她粉红色的房间。轻车熟路地挑逗他，他被她的老丑及无耻激怒了，强忍着恶心对她施了暴。

在我看来事情是这样：姐弟俩自小共处一室，彼此厮磨长大，事实上已经结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他们一起去找朋友，逛街，看电影，去动物园，他们的体验是同步的。

然后有一天，姐姐突然性意识觉醒了，毫无征兆地跨过了那条日与夜的临界，新生了，变成了一个用成人的语气、身体语言与他相处的人，他嫉妒她的成长，这种嫉妒引发的结果可不怎么愉快——他把自己也弄脏，终于进入成年那个恶臭的地带。



/// 情敌：是爱人，便一定有资格当杀手。

暴力不过是一幕前戏

文_于_是

那个男人名叫乔，爱上十八岁的姑娘，爱到不知道该怎么爱，爱到无法接受背叛，便用一颗子弹结束了她。他知道自己在嫉妒，乃至绝望，恨那些可以当自己儿子的情敌。但那并不是要争夺，只是想给自己了结。她给他的生活带来幸福，同时又让他希望自己不曾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乔的妻子，名叫维奥莱特，她到葬礼上去看那姑娘，还拿刀子去划死者的脸。因为她认定死者是她的敌人。

这是托妮·莫里森在《爵士乐》里所写的一个，情敌已死的故事。

每一场爱都是狡猾的两面三刀的杀手。情人们未被发现时，非法便是自由，越隐蔽，越肆意，甚至也是安全的。真像亲手埋伏好一颗炸弹，有时自己点爆，自生自灭；有时被人引燃，轰炸无辜。

情人总有两个身份，你我她都免不了分饰。一是爱人，一是罪人。人与人的格斗可以面对面、背对背，甚至生对死。被爱与被隐瞒共享同等的黑暗，乔和维奥莱特，从没想过他们可以在这样的共鸣中互相理解：同样因为敌人上场，找到自己的戏份，并同样用暴力，还原了近乎生物性的复仇本能。是爱人，便一定有资格当杀手。

维奥莱特想和丈夫重拾旧爱，可她做到的只有给他洗手帕，把饭菜摆到他眼前。有毒的沉默好像一张渔网在房间里漂浮，只有维奥莱特一个人声色俱厉。于是她决定

days are filled with thoughts about
you... And you fill my
love. When you came into my life
...since you've come into my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Do you
are the rainbow in my life... and
you... And you fill my nights with
you came into my life... The celebra-
you've come into my life! Please
in the world. Do you really know how
my life... and I love you so much!
my nights with love. Sweetheart...
life... The celebration began! My
my life! Please always know that
you really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much! My days are
to with love. Sweetheart... you color
celebration began! My world seems
always know that I love you more

比划伤死者的脸更暴力，更强迫的，是
对自己的记忆下毒手。